

第四章 甯氏家族对国家统一的维护

自南朝梁武帝迄唐中宗神龙年间的两个世纪内，广西钦州俚僚酋帅甯氏家族与广东高州冯氏家族一样，都是岭南声威显赫的少数民族首领。甯氏家族以钦州为基地，在其势力鼎盛的隋唐时期，辖区北达郁林，东抵白州，西有西原、邕州，南拥大海，包括今天的玉林、陆川、博白、浦北、灵山、钦州、合浦、防城、上思、崇左、扶绥、大新等县地。不仅如此，甯氏家族内的一些成员曾率数千俚僚部兵跟着隋军南征林邑（越南南部），北伐高丽（朝鲜），可见其实力颇受当时的中央王朝重视。甯氏家族长治桂南地区，在传播先进的汉文化以及开拓广西南部沿海地区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第一节 与中央王朝的和谐关系

甯氏家族在广西钦州统治时期，经过三次封建王朝的动乱变更，即梁灭陈兴，陈灭隋兴，隋灭唐兴。每次新王朝的建立，甯氏家族都帮助新王朝做了不少的统一工作。自魏晋南北朝至隋，中间历三百余年的社会动乱，岭南都保持独立的割据状态，与中原王朝无直接的来往。甯氏族家族先祖甯逵是在南朝萧梁时来到定州任刺史的，陈朝时被委任为安州刺史。他们一直坚执仰奉梁、陈朝廷为正统君王。公元555年，陈霸先平息侯景之乱后，在南京立萧方智做皇帝，引起各地诸侯不满，梁朝皇室曲江侯、广州刺史萧勃，联络岭南各地军伐在广州集结，于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二月，举兵北伐。当时甯逵在定州已拥有重兵，但是他没有参加此次战争，说明他坚执认为南京的萧梁朝廷是正统所在，是不能反的，否则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后来陈灭梁，陈霸先在南京建立陈朝，甯逵也坚决服从陈朝领导，从定州调至安州任刺史，与陈朝廷保持和谐的关系。南朝梁、陈的统一只是南方局部范围的统一，更确切地说是南方小朝廷的改朝换代。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甯氏族家族融入到统一的政治集团中去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他们太熟悉这些政治集团的政治人物了。如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其发家的政治资本就是在广州、定州、交州之间，甯逵与他肯定很熟悉，甚至是并肩作战过的盟友。因此，在陈霸先取得政权、当上皇帝时，甯逵归顺陈朝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后来的隋朝灭陈朝，唐朝灭隋朝，实现三百年来南北长期对峙的大一统，甯氏

族人也很快融入大一统之中，就令人费解了。唯一的解释是，甯氏族人来自山东，长期秉承儒家忠孝思想教育，对中国大一统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从下面几个事例来了解甯氏族族人维护中国大一统的高尚品德。

一、甯猛力以德报恩成为维护隋朝统一岭南的表率

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杨坚登上皇帝宝座，史称隋文帝，年号“开皇”。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开始了统一岭南的战争。隋王朝分兵两路向南进军：一路由周法尚率领，从湖南永州进入广西；另一路由韦洸率领，从江西南下经大庾岭进兵广东。据《隋书·周法尚传》记载：周法尚以行军总管归秦王杨俊节制，率舟师3万进至樊口（今湖北鄂州西），击破抗拒的陈城州刺史熊门超，并将熊门超俘获。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十二月一日，隋文帝以周法尚为永州总管，安集岭南，赐缣500段，良马5匹，仍给黄州兵3500人为亲兵，命其率军南征岭南。周法尚遂率3500人南进，凭着自己的威信，先后使原陈朝桂州刺史钱季卿、南康内史柳培、西衡州刺史邓嵩、阳山太守毛爽等降隋，加速了战争的进程。周法尚所部到达陈朝定州时，定州刺史吕子廓占据山洞，拒不投降。周法尚率军进击吕子廓部，吕部散逃，其左右斩吕子廓，归附于隋朝，岭南地区得以安定，广西地区纳入隋朝版图。周法尚因功被赐彩500段，奴婢50口，并银瓮宝带，良马10匹。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十月，周法尚被任命为桂州大总管，兼岭南安抚大使，总揽广西地区行政、军事大权。几年后，周法尚还朝，以本官宿卫，赐彩300段，米500石，绢500匹。

隋朝表面上统一了岭南地区，但政局一直不稳定，特别是当地的俚人酋帅，一直不服从隋朝的统治，当时就有俚族首领李光仕、李世贡、李佛子、王仲宣等群起造反。其中势力最大是桂州李光仕。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二月，俚族首领李光仕在桂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发动起义，隋文帝又派周法尚和上柱国王世积率军讨伐。周法尚遂急赴桂州，发岭南之兵而讨之。王世积出岳州，征岭北军，二人会于尹州。时王世积军遇瘴疫，无法前进，顿兵衡州（治衡阳，今属湖南）。周法尚遂率军独自进讨，

击败李光仕军。李光仕率其精锐退保白石洞（在今广西桂平南）。周法尚俘虏了其弟李光略、李光度和许多部属的妻子儿女，李光仕部下前来归降者，周法尚皆归还其亲属。十日内，降者数千人。周法尚令隋军列阵，以阻李光仕，自率奇兵埋伏于密林中。两军刚交战，周法尚便率军猛攻其营栅，营栅中人不敌，全部溃散。李光仕由此大败，被官军追斩，叛乱遂平。周法尚因功被赐奴婢 150 口，黄金 150 两，银 150 斤。

这时候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大凡隋朝派遣到广西各地州县任职的官吏，委任状下了，而官员无法上赴任履职，造成了“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隋文帝曾一度派兵镇压，但是只能产生暂时的效果。一旦大兵撤走，这些大小独立王国的酋帅们又我行我素，拒不朝贡，不接受隋王朝的诏令。如再次用兵征伐，千里征途，消耗人力财力无数，对一个新兴的王朝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撒手不管，任这些王国闹独立，又不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些事实长期以来成为心病压在隋文帝心头，于是迫使他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然而，隋初广西各路酋帅，自霸一方，或保境自守，或公开抗拒中央王朝的统治，此时如无一权威人物，就很难把他们统一起来。甯猛力正是隋文帝相中了的权威人物。他识大体、顾大局，且拥有雄厚的财力、人力，又是祖辈居住在广西的世袭酋帅，在广西各族人民中威信很高。只要甯猛力表示臣服随王朝，就可以带动其他大小酋帅一同归顺，隋王朝就可以不费一刀一兵而使广西政局稳定下来。

尽管甯猛力拥有如此雄厚的地方势力，但甯猛力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他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在广西各酋帅中起了带头的作用。但是，《隋书·令狐熙传》却说：“时有甯猛力者，与陈后主同时生。自言貌有贵相。在陈日已据有南海，平陈后，高祖因而抚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骄傲，恃其险阻，未尝参谒。”《隋书》作史者对甯猛力的这种评价，不甚公允。隋初甯猛力为什么“恃其险阻，未尝参谒”呢？这里有多种政治原因。首先，隋初建国，甯猛力等岭南酋帅因地处僻壤，对隋王朝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不能盲目崇拜；其次是隋初，凡朝廷派遣到岭南任职的行政长官多系贪鄙之徒，当时酋帅稍有反感，动辄以兵威相压，甯猛力自然不会俯首听命。然而一旦朝廷派来清

廉之官，以诚相待，甯猛力随即顺理臣服。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隋朝廷遣派老成持重、为官清廉的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岭南局势很快得到改观。《北史·令狐熙传》云：“上以岭南夷数起乱，徵拜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隋文帝给令狐熙的权力很大，凡桂管十七州的刺史、县令都有权力任免。隋文帝很有政治眼光，特别善于用人。周法尚在镇压李光仕起义的战争中可说为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本来可以再任他为桂州总管的。但隋文帝深知周法尚的能力，他打仗杀人可以，政治安抚则不行，这在边疆民族地区是不适合的，所以不委任周法尚而委任令狐熙为桂州总管。令狐熙到桂州后，采取安抚政策，得到当地民族首领的拥护，“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峒渠帅更相谓曰：‘前总管皆以兵威相胁，今者乃以手教相谕，我辈其可违乎！’于是相率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人夷感化焉。”

当时的甯猛力是隋文帝争取归顺的主要人物，刚开始他对令狐熙不了解，以为令狐熙也和周法尚一样，就会打仗杀人。因此不去参谒令狐熙。令狐熙争取甯猛力非常耐心，亲自给他写信，不谈国事，只是想和他交朋友。甯猛力的母亲有病，令狐熙知道后，立刻派人给他母亲送药。令狐熙的真诚深深感动了甯猛力，于是“诣府请谒，不敢为非。熙以州县多有同名，于是奏改安州为钦州，黄州为峰州（在今钦州西南），利州为智州（今玉林境内），德州为驩州（越南南部），东甯州为融州（今融安县境内），上皆从之。”令狐熙在桂州任总管5年时间，政绩显著，广西境内政局稳定，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因为年老疾患，要求辞去桂州总管职务，想解甲归田。但隋文帝“诏不许，赐以医药”。交州李佛子叛乱，有人诬告令狐熙受李佛子贿赂。隋文帝不调查了解，派人把他押解京城问罪。令狐熙“郁郁不得志，行至永州，忧愤病卒”。后来行军总管刘方平定李佛子叛乱，押送李佛子到京师，审问时，李佛子否认有贿赂令狐熙之事，隋文帝非常后悔。

令狐熙治桂功勋卓著，除开他政治能力强和隋文帝推行和谐的民族政策外，也与甯猛力顾全大局，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分不开。

二、甯长真代父进京，表示归顺隋朝诚意

据《资治通鉴》和《隋书·何稠传》记载：隋文皇帝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桂州俚帅李光仕反叛隋朝，隋文帝除派遣上柱国王世积与前桂州总管周法尚率军讨伐外，“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募兵讨光仕”。何稠，字桂林。其祖本西域人，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今属四川），号为西州大贾。其父何通，善斫玉。梁承圣三年（公元554年）稠十余岁时，西魏攻陷梁朝江陵，杀梁元帝，他随叔父何妥北上长安。后仕北周，为御饰下士，又补为参军，兼掌细作署。隋代历任御府监、太府丞、守太府卿兼领少府监，多年为皇室掌管舆服羽仪、兵器甲仗和玩好器物等制造，以及宫室、陵庙等土木营建。何稠是工匠出身，手巧心细，因此叫他专管招募新兵工作，相当于后勤部长。但此人工于心计，也有指挥作战的才能。《隋书·何稠传》载：何稠率兵“师次衡岭，遣使者谕其渠帅峒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长史王文同锁崇以诣稠所。稠诈宣言曰：‘州县不能绥养，致边民扰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释之，引崇共坐，并从者四人，为设酒食而遣之。崇大悦，归峒不设备。稠至五更，掩入其峒，悉发俚兵，以临余贼。象州逆帅杜条辽、罗州逆帅庞靖等相继降款。分遣建州开府梁昵讨叛夷罗寿，罗州刺史冯暄讨贼帅李大檀，并平之，传首军门。承制署首领为州县官而还，众皆悦服。”何稠在对待少数民族首领采取欺诈行为，手段不太地道。既然是衡州地区的俚人酋帅莫崇已表示归顺朝廷，他表面安抚莫崇，却半夜派兵将其剿灭，还将莫崇的俚兵编入隋军去攻打其他州县。因为每打下一个地方，何稠就收编当地的俚兵，兵源充足，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何稠指挥的隋军人数越来越多，军势浩大，攻无不摧。

当时任钦州刺史的甯猛力，开始时也和其他州县一样，企图反抗何稠率领的隋朝大军，后来发现隋军势力过大，不敢轻举妄动。何稠率军来到钦州，甯猛力“帅众迎军”。何稠离开京城赶赴岭南之前，隋文帝还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要求他带甯猛力到京师见面，目的就是希望甯猛力在岭南地区对隋王朝的稳定起带头作用。何稠向甯猛力传达了隋文帝的旨意，甯猛力非常高兴，当即要求与何稠一同进京朝觐隋文帝。不巧的是，当时甯猛力已重病在身，不能成行。何稠对甯猛力尽忠隋朝的诚意表示相信，劝他先回钦州养病，并“与之约曰：八九月间，

可诣京师相见”。

约在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的六月间，何稠率军班师回朝。何稠对隋文帝汇报说，甯猛力欲随同进京诣见，但因他病重没有带他同行回京师，隋文帝听了很不高兴。不幸的是“其年十月，猛力卒”。隋文帝非常抱怨何稠说：“汝不前将猛力来，今竟死矣。”你为什么不带他来？现在他竟死了！话中大有失之交臂、无限懊恼之情。为什么隋文帝这样器重甯猛力呢？主要是希望甯猛力能起到安定广西局势的带头作用。遗憾的是，甯猛力没有来得及见到隋文帝而就身先死去。当时何稠回答说：“猛力共臣为约，假令身死，当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来。”果然，不久后甯猛力之子甯长真即进京诣见了隋文帝。原来，甯猛力临终前嘱咐儿子甯长真说：“我与大使为约，不可换信于国士。汝葬我讫，即宜上路。”这些肺腑之言，足见甯猛力为维护祖国统一大业颇具诚心。所以，甯长真谨记父言，上京诣见了隋文帝，完成了父亲甯猛力的遗愿。隋文帝见到甯猛力之子甯长真很是高兴，赞扬何稠“著信蛮夷”。可见隋文帝时时刻刻在惦记着甯猛力。

关于甯长真进京朝觐隋文帝一事，《甯贇墓志铭》也有记载：说甯长真“开皇十四年，帝以公衣冠子胤，远来入朝，既秉诚心，宜升戎秩，授大都城督，厚赠缣繒，偏加享礼”。但这里说甯长真进京是“开皇十四年”，应该是把时间搞错了，确切的时间是在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

甯长真带头臣服隋王朝后，其辖区清静安宁，我们从史籍记载中发现，自开皇末年，就再也没有发现隋王朝对广西用兵的记载。隋王朝不仅不用对甯氏家族统治区用兵，相反，还可以征调甯氏家族的兵马南征北伐。甯长真就曾亲率本部精兵协助隋王朝南征南邑，北伐高丽，为隋王朝立下了功勋。此点容后再叙。

三、甯长真在唐朝统一岭南战争中的作用

隋朝是个短命王朝，只存在37年时间就灭亡了。其短促灭亡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持续不断地透支国力，如修大运河，发动对高丽、交趾的战争等。其次，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显赫地位，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大肆挥霍，浪费的人力和财力，难以数计。如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来到隋朝，隋炀帝“欲以富乐夸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伎人皆衣锦绣繒彩，舞者

鸣环佩，缀花毼；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彩为之空竭”。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诸蕃酋长毕集洛阳”，隋炀帝命“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周边一些民族派人到洛阳丰都市（东市）交易，隋炀帝就“命整饬店肆，簷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隋炀帝就是这样，把民脂民膏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至于隋炀帝贪恋声色的糜烂生活，一直到他在江都面临末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收敛。

国贫民穷，导致了大规模的隋末农民起义。首举起义大旗的是王薄。王薄是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他首先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发动起义。为了号召群众参加起义军，他自称“知世郎”，表示自己是先知先觉者。同时，他还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群众拒绝参加进攻高丽，激发群众的反隋情绪。因为隋炀帝为进攻高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最为深重的灾难。王薄起义，揭开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革命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起来。与王薄起义的同时，翟让也在瓦岗发动了起义。另外，孙安祖在高鸡泊，张金称在蓆县，高士达在蓆县，也先后起义。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又有孟海公在济阴周桥、孟让在齐郡、郭方预在北海、郝孝德在平原相继起义。封建史籍所谓“群盗蜂起，不可胜数”，正说明农民起义的烽火已遍地燃烧。眼看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时，国祚不长。各地军伐也纷纷起兵反隋，唐朝皇帝李渊就是其中之一。

李渊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曾为北周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昞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隋朝，李渊先后做过州刺史、郡太守。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他刚做了太原留守，就视河东为自己的地盘，一面镇压厉山飞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一面又北向突厥讲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还积极搜罗人才，发展力量。例如，隋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了逃避进攻高丽，都亡命在太原，依附于他；左亲卫窦琮也因犯法而逃到太原。搜罗这些隋朝的犯罪官员，显然是要和隋炀帝分道扬镳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李渊经过充分准备，率军三万人，向关中进发。十一月，李渊攻破长安迎代王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以尚书令、大丞相的身份掌握了实际大权。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三月，宇文化及等人缢杀了隋炀帝。从四月到五月，代王侑被迫让位，李渊表面辞让，群臣劝进，经过几次反复，李渊自认为已经是名正言顺了，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唐，他就是唐高祖。

唐朝建立后，必然要荡平宇内的异己势力，才能建起大一统的天下，岭南地区自然也就成为其目标之一。在唐朝统一岭南之前，岭南地区及越南曾一度是后梁萧铣的势力。萧铣（公元583~公元621年），隋朝末年地方割据势力首领，南兰陵人，为后梁（又称西梁）宣帝曾孙。他年幼时，家境贫寒，曾受雇给人抄收自给，孝母。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次年萧铣之叔伯祖母被册立为皇后，即萧皇后。萧铣被任命为罗县县令。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密谋起兵反

隋，萧铣在罗县亦举兵起事。5日之内，得兵数万，自称梁公，又进军岳阳，与董景珍等会合。十月，称梁王，建年号为鸣凤。次年四月，在岳阳称帝，国号为梁，建元鸣凤，置百官，均循梁故制。时值隋亡之际，形势纷乱，远近归附者日多。萧铣迁都江陵，修复先世陵园，其势力范围东至九江，西至三峡，南至交趾（越南河内），北至汉水，拥有精兵40万，雄踞南方。梁国初建后，其部下诸将自恃有功，骄恣专横，杀戮多自决。萧铣恐日久难制，即以休兵耕种为名，裁削诸将兵权，引起一些将帅的怨恨，相继有人谋乱。萧铣逐一诛杀。后因滥杀过多，其故人及边将镇帅多有疑惧，叛降而去甚众，萧铣兵势渐弱。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九月，唐高祖命河间王李孝恭等人率唐军自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沿江

东下，进攻割据于江陵（今湖北荆沙）的萧铣。萧铣听到唐兵压境的消息，大为恐慌，仓促迎战。唐将李靖把所得舰只弃而不用，尽散江中，顺水而下，萧铣所调援军见了散之江中的舟楫，以为江陵已破，不敢前进。于是，唐军集中力量围攻江陵。萧铣看到大势已去，遂下令开门出降被斩，时年 39 岁。

据《旧唐书·丘和传》记载：当萧铣建后梁国时，“鸿胪卿甯长真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萧铣。”萧铣派人到交趾招降，当时的隋朝交趾太守丘和因消息闭塞，不知隋朝已经灭亡，不愿归附萧铣。萧铣听人说丘和有很多财宝，“林邑之西诸国，并遣遗和明珠、文犀、金宝之物，富埒王者”。萧铣刚立国，又有 40 余万军队，急需钱财。见招降丘和不成，当即命令甯长真率本部大军去攻打交趾。丘和见甯长真大兵压城，非常恐慌，又无计可施，想出城投降。丘和幕僚中有一个人名叫高士廉，很有主见，劝丘和不要投降，坚壁抗击甯长真。

高士廉就是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妻舅，也是后来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他怎么会流落到归附萧梁，并且远在最南端的交趾呢？说来话长。那是在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杨广二征高丽时，杨玄感在后方发动叛乱。随同杨广出征的兵部侍郎斛斯政因与杨玄感是密友，遂事先帮助杨玄感的两个弟弟从远征军中逃回，随后自己流亡高丽。不幸的是，其时正在朝中任职的高士廉与斛斯政也是好友，遂遭连坐，被贬谪到了蛮荒的岭南。随后天下大乱，道路阻绝，有心归唐的高士廉却无力北返，只好在交州总管丘和帐下供职，历任司法书佐、行军司马和长史。高士廉向丘和分析说：“长真兵势虽多，悬军远至，内离外蹙，不能持久。且城中胜兵，足以当之，奈何而欲受人所制？和从之，因命士廉为行军司马，水陆俱进，逆击破之。长真仅以身免，余众尽降。甯长真虽说是代表后梁国去攻打交趾，但萧铣没给他一兵一卒，更不给粮草。甯长真是渡海作战，孤军深入，在战略上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办法。高士廉抓住了甯长真的致命软肋，采取了持久战办法，待甯军疲惫之时，出击甯军。这一仗甯长真输得很惨，部下兵几乎都投降了，甯长真只带几个随从败回钦州。

甯长真回到钦州后，已看清萧铣是庸才之辈，不值得为他卖命，于是休养生息，静观局势变化。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李靖率军进军岭南，率领唐兵

从北而南攻打萧铣。甯长真也在南部起兵配合，攻打并占有原萧铣辖区的部分郡县。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时甯长真是否与李靖有过联系，但甯长真的行动实际上产生了与唐兵南北遥相呼应的效果。事后，李靖驻扎桂州（今桂林），甯长真派子弟谒见李靖，表示归顺唐王朝。《新唐书》：“武德初，（甯长真）以甯越、郁林之地降，自是交、爱数州始通。”这一段文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唐初甯长真已拥有甯越、郁林郡等地，这些地区都是通往交、爱数州必经之地。如果甯长真据地顽抗，那么唐王朝欲纳交、爱数州入版图内就很困难。但是甯长真没有与唐兵对抗，而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在甯长真的支持下，以上州郡很快就平定下来，使唐王朝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省去许多兵力、财力。就此而言，甯氏是功不可没的。所以唐高祖委任甯长真为钦州都督，其族侄甯纯为廉州（今合浦县）刺史，甯道明为南越州刺史。广西东南沿海一带仍然囊括在甯氏家族的实力范围内。这或可算是甯氏家族势力的膨大时期。

综合上述资料可知，甯长真在隋末唐初的军事行动，其实都是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尽管说萧铣最后没有统一全国，但在当时他已统一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因此甯长真将其奉为正统，归附了萧铣，并受萧铣之命攻打交州。在他看来，萧铣政权也和南朝的宋、齐、梁、陈一样，都属正统的朝廷，需要维护和忠于。后来发现萧铣并不是真正统一中国的皇帝，真正统一中国的是唐高祖，甯长真便转而拥护唐朝，并主动配合唐军消灭萧铣的势力，为唐朝统一岭南做出了贡献。

第二节 出征林邑

甯猛力死后，其子甯长真袭职。甯长真与甯猛力一样有作为，其才干在某些方面还要超过他的父亲。自袭父职之日起，甯长真就过着戎马生活。先是于仁寿末年随驩州道（越南义安）总管大将军刘方攻打林邑（越南南部），以后又奉命征伐高丽。隋至初唐，甯长真颇受中央王朝重用，从而使他的声名威震岭南，在全国朝野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征伐林邑的战争，甯长真、甯贇两兄弟都参加，而且都是统军主帅。甯长真是陆军统帅，甯贇是水军统帅。关于甯长真出征林邑的事迹，《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都有记载。《甯贇墓志铭》碑文也说甯长真兄弟“南

定交趾之川，北靖苍梧之野”。所谓“交趾之川”即是泛指今日的越南境。史书中虽没有甯贇征战林邑的记载，但《甯贇墓志铭》中却表述得很清楚，说他在征战林邑时“惟兄及弟，陈兵林邑，推锋振旅，以先启行。”

林邑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征伐林邑？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些历史背景。

林邑在今越南南部。在宋朝以前，越南一直是属于我国的郡县。秦始皇统一岭南时，在岭南地区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其中越南北部、中部，广西西南部分地区属于象郡范围。汉初南越国时期，越南属南越国统辖。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在今越南地区设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其中的日南郡下辖朱吾（治今越南广平省美丽）、比景（治今越南广平省箬河口）、卢容（治今越南承天省顺化市北）、西卷（治今越南广治省东河）、象林（治今越南广南省会安西南）5县：郡治在西卷，地域在今越南中部地区。九真郡即今越南之河内以南顺化以北清华又安等处，故治在今越南北部。交趾郡辖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公元679年，唐朝在越南设置安南都护府，“安南”的名称由此而来。唐朝灭亡以后，中国陷入“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公元968年，越南地区的丁部领趁各个地方封建势力纷纷割据之机，建立了丁朝，取国号为“大越国”，建立了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了越南历史的新时期。公元973年，丁部领被宋太祖册封为安南郡王，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藩属关系”。此后越南又经过了封建国家的巩固、发展时期，几经改朝换代，先后经历了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等封建国家。1428年，黎利建立了后黎朝，改国号为“大越”。1802年建立了阮朝，完成全国统一，取国号为“南越”。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清朝政府将安南国改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国王。越南由此而得名。直到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前，越南与中国一直是藩属关系。

越南国土共329600平方公里，五分之四是山区，比较贫穷。但有两个三角洲却非常肥沃，人民很富裕。一个是北方地区的红河三角洲，约有15000平方公里；另一个是与柬埔寨交界的湄公河三角洲，越南约占38000平方公里。林邑就在湄公河三角洲范围内。林邑地方，多出珠玕宝物。《旧唐书·南蛮传》载：“其王所居城，立木为栅。王著日氈古贝，斜络膊，绕腰，上加真珠金锁，以为瓔珞，

卷发而戴花。夫人服朝霞古贝以为短裙，首戴金花，身饰以金锁真珠璎珞。”《资治通鉴·隋纪四》载：“高祖之末，群臣有言林邑多奇宝者。时天下无事，刘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军总管，经略林邑。”由这些记载来看，隋文帝之所以发动征伐林邑的战争，似乎是贪图林邑的珠宝；从林邑而言，似乎是林邑王富而显露，因而招来杀身之祸。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其真正的原因是林邑国自东晋末年以来就不向中央王朝朝贡，并且不断挑起战争，扩大地盘。《旧唐书·林邑》载：“林邑，州所治。汉武帝开百越，于交趾郡南三千里置日南郡，领县四，治于殊吾。其林邑，即日南郡之象林县。县在南，故曰日南，郡南界四百里。后汉时，中原丧乱，象林县人区连杀县令，自称林邑王。后有范熊者，代区连，相传累世，遂为林邑国。其地皆开北户以向日。晋武时，范氏入贡。东晋末，范攻陷日南郡，告交州刺史殊蕃，求以日南郡北界横山为界。其后，又陷九真郡。自是，屡寇交趾南界。”隋建国后，林邑国依然故我，不理睬隋皇朝，甚至发动叛乱。这是隋文帝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发大兵讨伐。

隋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交趾（郡治宋平，今越南河内）俚人首领李佛子叛乱，占据了越王故城，并派其侄子李大权占据龙编城（今越南北宁仙游东）；另有李普鼎据乌延城，公开反叛隋王朝。消息传到京城后，隋文帝决定派兵镇压李佛子叛乱，要求大臣们推荐统军将领。左仆射杨素推荐了刘方。刘方是京兆长安（今陕西省长安县）人，隋朝名将。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西北地区率军戍边。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刘方随卫王杨爽出征突厥，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大破沙钵略可汗军，进位大将军。此后历任甘、瓜二州刺史。

隋文帝采纳了杨素的意见，诏命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率27营隋军前往交趾平叛。刘方军令严明整肃，军容齐整，违犯军令者斩首；他平时爱兵如子，对每一个将士都仁慈呵护，士兵患病他亲自抚慰关照，所以士兵皆愿为之效命。时长史敬德亮随军行至尹州，病重不能随军行进，留在州馆。分别之际，刘方见其病危，难以痊愈，一时流泪不已。刘方爱兵的真情，感动了隋军将士，激发了士气，被人称为良将。刘方率隋军进至交州地界的都隆岭，有2000多俚兵来侵犯隋军大营。刘方果断命令营主宋纂、何贵、严愿等主动出击，结果俚兵不堪一

击，溃不成军。隋军继续前进，逼近李佛子大营时，刘方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先派人向李佛子晓以叛乱的严重后果，接着隋朝大军兵临城下。李佛子非常恐惧，被迫投降。刘方派人执送李佛子到隋朝京师长安，听候发落。对一些桀黠之徒，刘方全部诛杀，以免他们将来继续反叛作乱。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炀帝弑父篡位，第二年改元大业，随即委任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率军征伐林邑。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元月，刘方派钦州刺史甯长真等率步、骑兵出越裳（今越南宜春至海万霁间），自率主力以舟师出比景（今越南南部）。当月，隋军进至海口（林邑入海处）。林邑王梵志派兵据险抵抗，被隋军击退。三月，隋军进至阁黎江，林邑军据南岸立栅扎营，挡住隋军去路，隋军盛陈旗帜，击鼓而进，林邑军惧而溃逃。刘方随即指挥部队南渡阁黎江，行三十里，林邑军乘巨象由四面合围。隋军出战不利，便挖掘了许多小坑，坑上用草皮伪装，然后派兵挑战。林邑军不知是计，见隋军败退，便穷追不舍，象多跌入陷坑，部队阵脚大乱。刘方派兵用弩射大象，象返走逃窜，林邑军溃乱不可收拾，被俘万余人。于是刘方率军反击，在济区粟、度六里，战斗多次，全取得胜利。隋军进至大缘江，林邑军据险为栅，又被刘方击破。刘方一直追到马援铜柱南，攻占林邑国都。四月，林邑王梵志放弃国都逃入海岛。刘方进入国都，“获其庙主金人，污其宫室，刻石纪功而还”。林邑国信佛，第一个国王死后，都在庙中用金子塑其形像，让后人供奉，称为“庙主金身”。“获其庙主十八枚，皆铸金为之，盖其有国十八叶矣。”总共缴获十八尊“庙主金身”，说明林邑已有十八代国王。搬走“庙主金身”，又在庙中倒脏物，其目的是从精神上摧毁林邑国。这种用武力摧毁宗教信仰的行为是不可行的。“方班师，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

隋军征伐林邑的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很大。由于长途跋涉，连日行军，士兵肿足，死十之四五，刘方也染重疾，在归途中病逝。

在林邑战争中，甯长真、甯贇两兄弟功劳很大。《隋书·刘方传》载：“寻授驩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经略林邑。方遣钦州刺史甯长真、驩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以步骑出越常，方亲率大将军张憇、司马李纲舟师趣比

景。”

隋军南征林邑时，有可能是在钦州集结，然后兵分两路向林邑进军。主帅刘方和大将军张悉、司马李纲随水军出发。陆军由钦州刺史甯长真、驩州（越南义安）刺史李暉、上开府秦雄组成。陆军主帅是谁担任？书中未言明。这三人中甯长真和李暉是带兵将领，秦雄是从朝廷来的，官虽大但不带兵，只是起着监军的作用。根据中国史书记录习惯，排在第一名者为主帅。甯长真排在第一名，应当是陆军主帅。《资治通鉴·隋纪四》载：“方遣钦州刺史甯长真等以步骑万余出越裳。”文中没有提到李暉、秦雄，实际上已肯定了甯长真陆军主帅的地位。甯长真率万余步骑进军林邑，一方面说明他具有雄才大略，另一方面说明隋文帝和刘方对他很信任。战争中发生的设陷阱、破象阵、攻破林邑国都等战役，都是陆军所为，应当是甯长真出谋制胜，直接指挥的结果。

令人深思的是，隋大业元年攻打林邑国，刘方身为主帅，为何派甯长真等人从陆路进军，而自率水军从海上进军呢？这说明甯氏家族的水军所乘的船舰在海中比较安全，否则身为主帅且是不习水战的北方人刘方，决不会轻易冒险乘船出海的。据《甯贇墓志》说：“困兽犹斗，铺舟新庸之江，出寇绝缘之海。贼牖千乘，公舟二十，旭旦帜交，深霄未止。公策运在标，拥以楼船五鷁，编师檄队，得溃彼豺狼。”甯贇是水军先锋，他乘的船画有五只鷁鸟，是为楼船。这种楼船上面能载人员和马匹，在海中航行，像是赤色雀鸟掠波而进。在新庸江一战中，说甯贇只有二十艘船，而林邑船舰上千。实际上，甯氏水军并不止二十艘船。所说的“公舟二十”实际上是指指挥船，因为这二十艘船都是画有五鷁的楼船，是有身份的贵族才能乘坐的。《方言》：“鷁，鸟名。今江东贵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淮南子·本经》：“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据此推论，画有鷁鸟的二十艘船，当是甯氏水军的指挥船。其他将士乘的船当然要更多一些，否则怎能“偏师檄队”，击溃林邑国上千只船的水军部队呢？在新庸江出海口处，是林邑国水军据险防御之处，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从早上一直打到深夜才结束战斗。据史籍及《甯贇墓志铭》记载情况看，攻打林邑的战役中，隋军的水军部队从指军员到士卒都是由甯氏家族的水军担任，真正的水军指挥应该是甯贇，刘方及北方来的

官军大概只是坐船观战而已。

征伐林邑班师回朝后，刘方向隋炀帝汇报林邑战役经过，陈述了甯长真、甯贇两兄弟的卓著战功。隋炀帝非常高兴，下诏叫甯氏两兄弟进京受勋。据《甯贇墓志铭》载：甯贇在“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十月，弛謁承明，躬亲廷阙，乃授开府仪同三司，即其年改为正义大夫。”按照正常情况下，甯长真是钦州刺史，皇帝应当是诏他进京的，但此次却是甯贇进京谒见隋炀帝。个中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是甯长真已在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曾经到过京城，此次主动谦让弟弟甯贇进京，使他开阔眼界，见到更大的世面。能进京谒见皇帝是一种千载难逢、无上荣光之事，甯长真谦让弟进京，足见他们有深厚的手足情感。其二，很可能因为甯贇在攻打林邑的战争中，作战勇敢，足智多谋，指挥有方，是此次战争获得胜利的重要指挥员之一。很可能刘方在向隋炀帝汇报时极力推荐甯贇进京接受诏见。甯贇进京后被授以开府仪同三司，以后又改为正义大夫。虽说是有名无权的勋职，但在当时却荣誉很高。